

1504

東 庄 文 史 資 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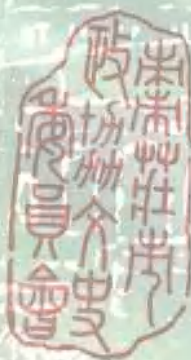
第六輯



張敬之題



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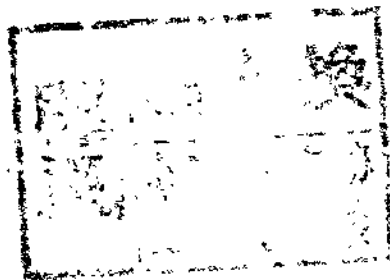
煤城

第

枣庄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枣庄文史资料

第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枣庄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2036/21

封面题字：贺敬之

编 审：傅永顺

责任编辑：张忠理

编 辑：张 辉

枣庄市文史资料

第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枣庄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徐州彩色包装印刷厂印刷

（枣庄）

850×1168 毫米大 32 开本 印张字数，100 千字

1990 年 8 月印刷 印数，1—2300

山东新华书店出版局印证

（1988） 2—212

工本费： 2.20 元

李先念主席 致全国政协文史委主任会议的信

各位同志：

这次全国省、区、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会议，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会议将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研究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如何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回顾过去，思考未来，并规划当前的工作。

刚刚经历过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乱的斗争，留给我们的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是很多的。小平同志曾经讲到，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放松了对人民的思想政治教育。这里包括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教育，革命传统的教育以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精神的教育等。教育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其中，用历史事实进行教育，让人民群众通过具体的活生生的事实认识真理，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三十年来，文史部门征集和出版了数以亿字的资料，对于帮助人们了解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了解中国人民近百年来救亡图存的奋斗，了解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道理，起了很好的作用，数出了很大的成绩。文史资料还为我国

青年读书会

——微山湖区的初期建党活动

张光中

在“大夜弥天”的年代里，青年人寻找革命的真理所经历的道路是不完全一样的。单就青年学生来讲，他们参加革命，往往是受了进步书籍的影响，先从理论上认识了革命的道理，后来才找到革命的队伍，找到党的。

我就接触过一批这样的青年人。

1931年1月，我受中共徐（州）海（州）蚌（埠）特委的指示，到微山湖一带开辟党的工作。临行前，特委的领导对我说，“你要去的夏镇，可是个好地方哟，它西傍微山湖，东邻津浦铁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是微山湖地区的一个重镇，又是两省三县的边缘地带，素有‘一步两省三座庙’之称，易于开展工作。但是，你要有个合法的身份，人家才不会怀疑你呀。这样吧，我给你写个信，国民党在夏镇办了个民众教育馆，馆长虽不是我们党的人，但人还可靠，他那里尚缺人手，你就去补个缺吧。”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

当天，我赶了半天的旱路，中午时分，乘船过湖，傍晚，来到了夏镇。

来到民众教育馆，我才知道，馆长竟是我的同乡，幼时的同学，按老邻居，他还该长称我呢！馆里的其他三个职员，都是精明、老实、能干的当地人，他们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不满，常爱发几句牢骚。很快，我们的关系就搞得非常融洽了。

时间不久，我们在馆内办起了男子、女子半日班学校，还建立了一个图书室。后来，我们又把民众教育馆那个空荡荡的大院子平整了，经常请些民间艺人来说书唱戏，年轻的时候，我还爱打几路拳，所以有时也请南庄拳房里的渔民来耍两套。

那时候搞些活动，无非是想利用这种场合，多接触一些下层的群众多交几个朋友，从中发现、培养建党的对象。

另外，我还经常到图书室去逛逛，一是去翻翻报纸，看看书，再是想观察观察常来借书的是些什么人，那些人爱看哪些书。后来，馆长见我对图书室感兴趣，就分派我兼作图书管理员。

到图书室不久，我便发觉，每逢借书的时间，有几个青年都是准时的来，并且每次都提出一大串书名，有些是图书室有的，有些还没有，他们要借的这些书，在当时大都是禁版的书籍。当时我就想，他们是些什么人呢？为什么专看这类的书呢？

有一次，他们又来借书，见图书室里只我自己，便

让我给他们解释一些名词，如什么是辩证法啦等等。可能是对我的解答比较满意，他们眉飞色舞，绽开笑容。接着，我装得很严肃的样子，对他们说：

“你们看这些书有什么好处，被国民党知道了是要杀头的，你们不怕吗？”

我这句话，象一块石子投到平静的水里，激起了浪花，使对方动了感情，一个生得虎头虎脑的青年，挥舞着拳头，象在台上演讲似地说：“封建时代的文人尚且懂得：‘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更何况我们当代的青年，眼下这样的世道，这样腐败的政府，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谁能忍受下去，认愿随着这样的污秽的浊流而漂泊呢，每一个有思想的中国青年，都应该拚出自己的生命，去推翻这黑暗的旧社会，挽救祖国于沉沦，救民从于水火……”

这青年激昂的神情，铿锵的音调，口若悬河似的慷慨陈词，使我深受感染，说不出是惊还是喜。自从只身来到这异乡，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能拨动心弦的声音。我真想上前使劲的拥抱这青年，象拥抱久别重逢的同志一样，向他打开我心灵上的闸门，呼出压抑在心头上的话语。但是，作为一个党的地下工作者，是有纪律约束的，必须随时以清醒的理智，战胜冲动的感情。“对他们还没作全面的了解啊！”我心里这样警告自己，但脸上仍露出赞许的微笑。

看得出来，由于这位青年在我面前的“失言”，其他几个人都在用责备的眼光盯着他，那没有说出的意思，却

毫无隐晦的表露在他们童稚的脸上，“冒失鬼，就你话多，你知道这位先生是什么人吗？！”

屋子里一时静了下来，那个受责备的青年，红着脸，低着头，双手不停地拧着衣角，但倔强的眉毛向上挑挑着，两眼偷偷地看着我，扑捉着我脸上表情的变化。

为了打开这尴尬的局面，不让那青年难堪，我笑着走到那青年跟前，拍着他的肩膀，半开玩笑地说：

“青年人，不愧是黄帝的子孙，有骨气，可是你一个人怎能拯救这危难的民族呢？”

“俺们听说江西那边……”他嘴上好象少个把门的一样，脱口而出，这话没说完，就被那几个青年有意地打断了。

“先生，那依你看该怎么办呢？”他们试探地问。

我知道他们对我有戒备之心，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哪能为消除他们的疑虑，而轻易公开我的身份呢！为了留下个了解他们的余地，我岔开了话题，说：

“咱们交个朋友好不好？”

“交朋友？！”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接着，几个青年的目光，一齐移到那个年龄较大的姓郑的青年脸上，看样子，他是这一拨青年中有权威的人物。我仔细地端详着，他，胖墩墩的中等个儿，圆圆的脸上，黑黑的眉毛象两把排刷，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不住的忽闪着发出聪慧的光芒，他很有礼貌地说：

“先生，过两天回答你行吗？”

我理解他们当时的心情，便说：“那好吧，我等你们

的回信吧。”

隔了一天，又到了借书的日子，这次他们不是一块来的，只来了一个姓李的青年，他拿到书，登记完，看看没有外人，便问我：

“先生，您是国民党吧，要不，您在这里做事干么？”

“我虽在这里做事，但不是国民党员”，我笑着对他说，“我要不在这里，谁借进步书籍给你们看呀！”

接连几天，他们每次都是来一个人，向我提出许多这样的问题——

“你知道哪里有共产党吗？”

“先生，你看过这么多的书，懂这么多的道理，您是共产党员吧！”……

事后，他们告诉我，这是他们商量好了的，每次派一个人来，都提一个问题，看我是怎么回答的，然后进行分析，看我象不象共产党。

他们还告诉我，有一次，他们还为此事展开过一场争论——

“我看张先生象个共产党，不是的话，他怎么借给咱进步书籍看。”

“咱没见过共产党是什么样，但我总觉得，共产党嘛，准得象个半拉子神仙，识天文，知地理，文武兼备，容貌超凡，可张先生人虽厚道……”

“唉，共产党是人不是神，不能光看那些，要看信仰……”

……

过了几天，湖西的苗宗平来夏镇，谈及这边的工作开展情况，他说，“为了慎重起见，你暂时不暴露身份是对的”。我们商量的结果，由苗宗平化装成卖书笔的小贩，到三孔桥找这几个青年，了解一下他们的情况。

苗宗平从三桥回来，高兴地对我说：“这是一拨有爱国激情的青年，他们有个组织，曰‘青年读书会’，他们看了不少书，懂得不少道理，痛恨这种不合理的社会，但又觉得无力去改变它，因此，感到很苦闷，他们寄希望于共产党，找共产党的心情盈盈乎溢于言表，但对共产党的了解又不甚多。一个青年说，他们已经注意你了，知道你是个进步的，是不是共产党，他们拿不准。”苗宗平点上了一支烟，猛吸了一口，朝我笑着说，“我已经给他们讲过了，让他们多接近你。”

第二天，我对馆长说，有几本书借出很久了，想去催要，馆长答允了，我便趁机来到了三孔桥。

在那个姓李的青年家里，我看到那几个青年，正在摆满了书的三间西屋里，每人抱着一本书，如饥似渴地读着，当他们发现我时，先是一惊，接着便一齐围拢过来，那热乎劲真象见到了久别的亲人，我知道，他们对我的猜测和疑虑，被苗宗平给打消了。

一个青年拉着我的手，惊奇地问道：“张先生，你怎么来了？”我回答说：“咱们不是交朋友吗！”

“俺正琢磨着拿什么做见面礼哩！”

于是，大家都哈哈地笑起来。

那个叫郑一鸣的青年，见我紧盯着挂在墙上的《青

年读书会宗旨》，便滔滔不绝地给我讲起他们办“读书会”的事来。

原来，这几个青年上学的时候，学校里有个叫柳务本的老师，是徐州师范毕业的学生，他思想进步，接近学生，学生也很尊敬他。柳务本上课不死抠课本，能抓住青年学生的心理，联系社会上的不合理现象，抨击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他常常到湖民狭小潮湿的地庵子里，作社会调查。

有一次，他在课堂上问学生，“为什么穷人冬天穿不上棉衣，地主渔霸有皮袄穿，还有炉子烤？”

有的学生说：“地主有地。”

“那地是他自己的吗？他自己种地吗？地主不劳而食，就是剥削。”

“这种不合理状况能改变吗？”

“能。要把他们打倒。但是靠一个人、两个人的力量是打不倒的，因为地主是一个阶级，他们有枪，有武装，还有国民党当他们的后台。”

“那怎么办呢？”

“要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国民党，得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行！”

那时，这些年青的学生，对“共产党”这个词还很陌生，但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上，刻着一条不成形的定理：凡是老师说好，那一定是好的；凡是老师说坏，那就准是坏的。他们认为，柳老师都说共产党好，那共产党一定是好人的组织，是替穷人说话办事的。

柳务本还鼓励他们组织社团活动，帮助他们成立了“校友研究会”，让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入门书籍，如《新社会观》、《共产主义ABC》等。从这些书本上，他们认识了劳动的珍贵，知道了阶级斗争，知道了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才是理想的、美好的社会制度。

后来，当这拨青年快毕业的时候，柳务本突然调走，“校友研究会”也解散了，他们回到家里，没有书读，更感到苦闷。这时候，在同学中有的对前途失去了信心，有的对国民党的腐朽政治沉默不语，噤若寒蝉；有的喝酒赌博，醉生梦死……

但是，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里，遍地烽烟、人民涂炭，内忧外患，一天比一天严重，任何一个有爱国心的人，都不能无视这苦难的祖国！为了寻求革命的真谛，他们几个青年又凑钱、兑书，成立了“青年读书会”。

不久，社会名流张天楚回到了家乡。张天楚原是黄埔军官学校第四期学生，毕业后在南京跟国民党87师师长当秘书，他厌恶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因而弃职还乡。青年们问他对时局有什么看法，他说：“现在，国民党虽然控制着政权，貌似强大，但中国有句俗话，‘得人心者得天下’，你们等着看吧，国民党终久要败在共产党手下。”他还说：“那些共产党人可都是有头脑，有抱负的啊，国民党简直不可比拟，连当官的都说‘国民党里饭桶多，共产党里能人多’，他们在国民党里干事，简直是给祖宗招挨骂啊！”

一个叫张建基的青年说：“能找到共产党多好啊！”

张天楚对他们说：“你们都是些毛蛋孩子，到哪里去找共产党，现在应该组织起来，多看些进步书籍，只要有了组织，共产党自然会来找你们的。”

过了几天，张天楚把一箱子书籍全送给了他们，并说：“这些都是好书，我看了这些书，受到了教育，激发了我的爱国心和正义感，对国民党腐朽卖国政权失去了信心，你们多看看这些书，对你们选择道路，是会有好处的。”

.....

听完他的介绍，我对他们忧国忧民，刻苦读书的精神表示了赞扬和鼓励。郑一鸣红着脸说：“这两年，俺们等共产党等不来，找共产党又摸不着门，可苦恼了。”

我说：“你们要好好读书，多学习革命理论，不过，不能象现在这样公开，这个地方虽然国民党统治薄弱，但也应该注意，弄不好就摸到国民党的监狱门里去了。另外，你们要想进步，更深刻地了解革命的意义，就应该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到人民中间去，在人民群众面前揭露国民党的黑暗，讲穷人为什么穷，地主渔霸是怎样剥削压榨农民、渔民的。要使人民群众相信自己的力量，只要团结起来，就能推翻这黑暗的旧社会。……”

那天，我们谈了很久很久，我起身告辞的时候，月亮已挂在柳梢头上了。青年们要进我回去，我婉言谢绝了。当我刚刚走出村口，就见后边有一黑影，匆匆地朝我奔来。我立时警觉起来，急忙躲进一片柳树林里，那

个黑影来到柳树林前，弯着腰四下里瞧了瞧，见没有动静，就把双手贴在嘴上，做成个喇叭，轻轻地喊到：“张先生——”啊，是他呀！紧紧提起来的一颗心，才又回到心窝里。郑一鸣走到我跟前，很不好意思的说：“俺想和您再谈谈。”于是，我们俩就边走边谈，从党的建立，谈到“四·一二”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从“八·一”南昌起义，谈到江西的反围剿……走着走着，突然，他“哎呀！”一声，我吃了一惊，不知发生了什么情况。

“张先生，你看咱走到哪里去了！”

我低头一看，竟然走到没膝深的河里去了，于是，我们俩自我解嘲地笑了……

从那次见面以后，他们经常到民众教育馆里来，我们一块办壁报，打篮球，有时一起挤到我宿舍里，谈农民，谈渔民，谈学生的各种情况，有时一谈就是几个钟头。

为了避开国民党的耳目，我们见面的地方不断的变换，有时在民众教育馆，有时在漫坡野洼里，有时还划船到微山湖里去。

记得有一次，我们约定要在微山湖里见面。当时正是微山湖上花势正盛的夏季，傍晚，我划着只小子，来到荷花飘香的微山湖上，透过芦苇织成的绿色长廊，在鸡头和菱角的绿叶、白花之间，几个青年正站在船头，朝我打着招呼。我刚刚跳上小船，一个青年就端上一盆鱼来。

“尝尝吧，清炖四个鼻的活鲤鱼。”

“这是自食其力，刚刚逮的，”

我一边吃着清嫩可口的鲤鱼，一边听他们汇报向群众宣传的事。

有一天，他们来到渔民中，向渔民讲国家的危难，讲人民的痛苦。有一个青年挥舞着拳头，愤怒地说：“老乡们，为什么渔霸一年到头不劳动，而吃得象头肥猪，你们终日在湖上累死累活，却连顿饱饭也吃不上……”起初，渔民们见这拨年轻人穿的整整齐齐，都不大敢接近。后来听他们说起话来在板在理的，听着听着，渔民们都流下了眼泪，诉起苦来……。

“张先生，你领着俺拉队伍吧！”一个叫张海的青年突然站到我面前：“只要你领头，俺都跟你干，再拉出一拨渔民来，咱们一块跟乌龟王八蛋们干！”

“微山湖有山有水，是个用兵的好地方，当年梁山泊英雄好汉在东平湖聚众造反，咱也来个大闹微山湖不行吗？”

“干吧，俺家有支看家的枪，我献出来。”

望着这拨求真理、伸正义的青年们，不禁联想起特委交给我的任务，及几个月来的工作情况，心中暗想，“国民党反动派，等着看吧，平静的微山湖也要不平静了。”见他们正急切的盼望着我的回答，好象只要我一开口说个“干”字，他们就马上动手似的，我笑了笑，说：“队伍是要拉的，但拉队伍得有党的领导才行，等这个地方的党组织建立起来，我们是不会让国民党肃静的！”

这时，晚霞烧红了西边天上的白云，湖水也映得通

红通通的。一个青年站在船头，放开喉咙，大声朗诵起闻一多的《红烛》诗来：

烧吧！烧吧！

烧破世人底梦，烧沸世人底血——

也救出他们的灵魂，

也捣破他们的监狱！

……

又过了一段时间，郑一鸣跑来找我，愣了半天，才腼腆地说：“你看我可以吗？”

我明白他的意思，笑看对他说“慢慢来”。这次，我送给他一本小册子，里面讲的是党的性质，党的任务和服从党的利益，服从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事。

隔了一天，他又来找我，见面就说：“这一切都行，我一定坚决做到。”

我说：“好吧，你真有决心，愿为人民的利益奋斗，不怕坐牢，不怕杀头，我可以介绍你入党。”

一天深夜，在民众教育馆的一间小屋里门窗紧闭，我在一块红纸上，画上了镰刀斧头，在一盏小煤油灯下，我领着他，一齐举起了右手……

“九·一八”事变前后，“青年读书会”的成员基本上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到是年底和翌年初，党在微山湖地区得到迅速发展，并在夏镇一带建立起三个支部。这些党组织，领导了后来的反警察迫害、夏高利贷、反封湖的斗争，在群众中撒下了革命的火种。

抗日战争爆发后，以这些党员为基础，在微山湖地区成立了“鲁南抗日人民义勇军”，不久，开进了鲁南山区。后来，又派一部分同志回到湖区，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在微山湖上燃起了抗日的烽火。

附记：张光中同志，1931年8月入党，是鲁南人民抗日武装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曾任中共苏鲁边区特委委员、苏鲁豫皖特委委员、县委书记、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总队长、鲁南军区司令、抗日与解放战争中一直活动于抱犊崮山区一带，后调任徐州警备区司令、徐州市市长、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84年病逝。本文是张光中同志的遗作。

李硕勋烈士给妻子的遗书

李硕勋烈士是我党早期党员，历任党和红军的重要职务。1931年他任广东军委书记期间被叛徒出卖，英勇就义，时年28岁。临刑前他给妻子留下遗书：

余在琼已直认不讳，日内恐即将判决，余亦即将与你们长别，在前方，在后方，日死若干人，余亦其中之一耳。死后勿为我过悲，惟望善育吾儿，你宜设法送之返家中，你亦努力谋自立为要。死后尸总会收的，绝不许来，千嘱万嘱。

（摘自《革命烈士书信》）